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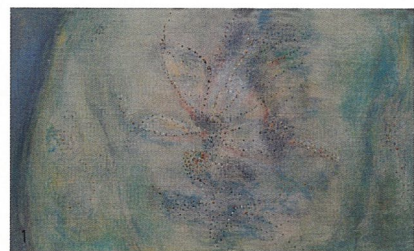
物化的美丽 ● 易 英 Yi Ying

Beauty of Materialization

当写实的表现显得完美的时
候，绘画就会走向形式；同样，当
形式的表现失去活力的时候，绘画又会
回归题材，寻找新的形式。这好像很适

合张国超的画。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题
材，定会被他新颖的形式所吸引。朦胧
的色调，雾里的鲜花，花瓣上的珠子闪
着微光。他的画幅不大，似乎要很近地

观看才有效果。近看会看到他的花并不
是对花的直接描绘，而是纹身的花，是
对纹身的描绘。这样，张国超的画在意
义上似乎发生了变化，他不是面对自然



1. 慰之六 油画 张国超
2. 慰之三 油画 张国超
3. 痕之十三 油画 张国超
4. 慰之四 油画 张国超
5. 慰之九 油画 张国超
6. 慰之八 油画 张国超

的表现，而是面对当代社会的景观。在
现代艺术中，艺术家画出了不同于历史
的各种各样的花，意义也各不相同，都
不是原来静物画或风景画中花的意义。
现代艺术的花似乎是女性艺术家的专
利，花的美丽是作为身体的象征迎向男
人凝视的目光。花脱离了它的自然属性
而进入社会的视角。张国超的花具有同
样的性质，这不是自然的花，而是社会
生活的一部分。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波
德莱尔的“恶之花”。张国超的画没有浓
重的颜色，没有强烈的色度反差，“花”
总是处于画面的中间，肉色是花的衬
底，背景是浅淡的蓝灰，一切都在之中。
很有意思的是，他的画尺寸都较小，画
面本来就很小的画幅更要求观者近距
离地观看，观者好像是从一个窗口往房
间里窥视，里面是昏暗的灯光，人影晃
动。

张国超的画把观者放到一个窥视者
的位置，即使是大庭广众之下的彩绘表
演也是利用人们窥视心理，达到商业宣
传的效应。人体彩绘无疑是商业社会人
的物化最显著的标志，身体的遮蔽是道
德的使然，是人自身的权利，人只有丧
失了对自身的支配力才把身体出让给权
力的他者，权力在剥夺人的尊严时首先
就是对身体的权力占有，摧残它、羞辱
它，直到消灭它。在商业社会中，商品
成了隐性的权力，它部分地支配着人的
欲望，使人似乎成为金钱的奴隶，在灯
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一些人在商品的
诱惑下美丽地出让给金钱。窥视者自然
有窥视的心理，然而被窥视的东西却也
是见不得人的事物，但在商业的外衣下
它似乎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如果说人的
物化在商业社会中本来只有抽象的意
义，在人体彩绘中人却实实在在地把人

变成了物。彩绘者自然打着艺术的旗
号，被绘者却成了艺术品，这更有一层
美丽而合法的外表。彩绘引起了轰动，
商场带来了人气，窥视者成为潜在的消
费者，参与了商业的合谋。

张国超不是画的自然的花，而是人
体上的描花，因此张国超画的已不是绘
画意义的画，而是作为商品的现成品。
现成品作为绘画的对象主要不在于视觉
上的意义，也就是这个物可能好看或不
好看，艺术家不是因为它好看而画
它，而在于它作为物的内在含义，就像
安迪·沃霍尔的菜汤罐头一样。但是彩
绘人体的物比无生命的罐头要复杂得
多，它本身是艳丽的，它从女人的身体
转换而来，在隐密的时候它为自身所拥
有，在商品的召唤下它可以暴露在众目
睽睽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国超的
画是波普的，尽管在画面上几乎没有波
普的痕迹。他是用绘画来再现“绘画”，
但观众识别的不是“绘画”，而是绘画以
外的东西。他几乎完全采用绘画的方式
来表现，并不是像波普艺术那样用消解
绘画性来复制现成品，甚至纹身也隐藏
在他的绘画之中。画家只关心形式，而
一旦形式是从社会事物中涌现出来时，
形式的意义就超越了自身。张国超的画
确实很特别，这种特别既有形式也有内
容，但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可以
把它叫做当代绘画，就像当代艺术一
样，它既不在于形式也不在于内容，而
在于要表达的观念或思想。不过他的画
还是很漂亮的，思想掩藏在艳丽之中。

